

囡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便無法在黑夜裡入睡。

自從搬進這個房間後，許多許多聲音與氣味，像是活人的靈魂碎屑，不斷的竄入、飄進我的房間，閃綻一下隨即凋萎，成為鬼魂在房裡流竄，久之便被地板吸附，終致消失。我不知道它們去哪裡了，但它們的影子成為溼氣，厚重的蹲坐在我的房裡，我的房間愈來愈滿，滿得我沒有地方可以入睡。這些聲音與氣味，不分晝夜，鬼魂不懼陽光，它們只畏懼我的夢境，但是夜晚讓它們興奮，它們喜歡一個接著一個由左或右，有時上有時下，不斷在我的身體裡重疊，使我的軀體活躍，卻因它們的重量，讓我的軀體也益發疲憊。

我坐在我的椅子上，雙腳盤坐，在電腦桌前看書，或者兩隻手腕在眼前挪動，敲打著鍵盤，雙眼不超過三十公分的注視電腦螢幕，沒有夢境時，我只能在這樣的空間裡存活，呼吸、傾聽。偶爾，走至浴室裡，在馬桶上坐下，呼吸、傾聽。

有一些聲音與氣味，我可以想像它們活著的時候模樣。

我的房間隔壁住了一個男孩，他喜歡在有空時彈吉他唱歌。第一次聽見時，我很驚訝，原來房間隔音這樣不好，不能阻止聲音的偷渡。然而我很快就釋懷了，是個長相漂亮的聲音，因此可以被原諒，我聽著他的歌聲，猜想隔壁男孩是不是要參加歌唱大賽，所幸吉他也彈得不壞。但是有時我會聽見急促拍打門板的聲音，似乎是他的門被拍打著，一聲一聲像是被布蒙著的悶悶的聲響，我打開門，聲音清晰的從他的房內走出房外，間雜著不好聞的氣味。剛搬進房間沒幾天，這個氣味便出現了，隱隱約約在房間裡游動，我探尋氣味的來源，在浴室裡。看著將滿的浴廁垃圾筒，心裡有著些許懷疑，匆忙的將垃圾打包丟了，氣味卻陰魂不散，始終飄蕩著。我開始懷疑是不是隔壁男孩囚禁了誰，最後謀殺了他，屍體在他的房間裡躺著，沒有瞑目，時間走在他皮膚的紋理上，死亡無法超脫的氣味沒法壓抑，拼命地由門縫傳渡過來，急切而無聲的求救。

男孩自得的彈著吉他，屍臭味卻始終纏繞不去，我一面擔憂著味道如果遲遲不消散，是否要通報房東以及報警。在房裡度過幾晚後，氣味愈來愈多，泡麵的味道、男用沐浴乳蒸騰的香氣、從沒聞過的洗髮精牌子、不知誰燉的雞湯，或是誰的宵夜正吃著鹽酥雞……，間雜在屍臭味裡傳來，我坐在電腦桌前發楞，一個人的房間裡，有好多人的氣味。通通由浴室傳來，由排水孔冒出來的。原來整棟樓的每間浴廁水管相通，每個人的一呼一吸與生活，上下左右來回傳遞著，但是我們並不碰面，也不交談，各自收集著他人的皮屑。我想是不是也會有誰聞到我的時間、我的氣味，我會在半夜裡洗澡、我會想到了就到浴廁間切柳丁、我喜歡在黃昏時手洗衣物……我開始仔細自己的沐浴乳、洗髮精、洗衣精甚至是浴廁芳香劑的味道……是不是也有誰會聞到我？

氣味與聲音在房間裡穿梭，勾起我的困惑與一些些想望，不禁讓我感到一種陰謀，這棟租賃的房子，似乎蟄伏了一座系統，系統操縱著每間浴廁的排水孔，讓它始終運轉著，它不似針孔攝影機張著一隻眼睛，窺伺房裡人們的一舉一動，它張著一張口，暗啞的吞掉水與氣味，卻洩密般傳唱著每個人不經意或者也不在意的生活細節。

幾天之後，隨著我在房間裡醒著的時間一天天增加，我聽見之前也許存在但被我遺漏了的狗叫聲。我才發現隔壁一隻被隱形的狗，牠會在男孩外出時，或者回家過週末的晚上，無法入眠的嚎叫與拍打，拍打著門。那一聲聲的嚎叫，不是搖著尾巴要人一同玩耍的興奮，每一聲全是放我出去的委曲，朵朵枯萎的花似地，萎縮在男孩房裡，我總是在半夜或者整棟屋子還未醒來的清晨，聽著花朵枯萎的次數。所以男孩囚禁的是一隻狗，那麼屍臭味呢？這個困惑一直到 Y 第一次來找我時，才獲得解答。那天 Y 和我站在房門前，正要進入房裡，屍臭味已瀰漫至走道上，我有些擔心，又覺得自己似乎有些愚蠢，不好意思的問說，不知道那是什麼味道？你說是不是有人死了？Y 只是淡淡卻肯定的說，那是狗的尿騷味。後來發現，尿騷味出現，漸次濃厚時，狗會發出嚎聲，微弱而低頻的一兩聲，尿騷味傳進房裡時，我只能厭惡的將浴廁的門板關上，卻怎樣也掩蓋不住那氣味。有時我會覺得尿騷味也染到我的身上來，嗅著嗅著，掩不住的狗的寂寞，男孩不在時，才會有的氣味與嚎聲。

蹲坐在椅子上，夜半時刻是不是只有我跟隔壁的狗還醒著？整棟屋子靜悄悄的，走廊上公用的大燈已熄滅，暗的，卻更輕易洩漏我房裡的燈光，諸多幽魂的房間因過分蒼白而掩不住光亮。而這些幽魂不僅不懼陽光，甚至趨光地通通往我的房裡奔來、飄來。除了氣味，除了狗的嚎叫聲，還有更多的聲音，讓我夜裡光亮的房間，成爲一只醒著的耳朵。系統不僅操縱著排水孔，還連繫著每間房裡的窗。

偶爾在充滿濕氣的夜裡，會從窗口傳來哀切的台語老歌，不知是誰的聲音在空中繚繞，有時是男人有時是女人，輕輕唱著，像是要伴誰入眠。然而這樣聽不真切的低鳴，彷彿是另一則聊齋的開始，讓我微微害怕起來。我站在窗邊，試著要分辨這究竟是從廣播電台裡流洩出來撫慰人心的曲子，或是附近廟旁那棵大榕樹下有陰魂不去的鬼，因無人理會，只好自己和自己說話；窗子對面正好是隔壁矮房的後院，剛搬進來沒多久，常在黃昏時分，聽見一個大嗓門的老婦人，操著正統的台語髒話，帶勁的三個字指控他的老伴在外頭養了女人，老婦人的嗓音粗啞卻力量十足，而老人吐出了幾句，聲音小而低沉，似乎是說對方無理，不大想理會他的妻子，幾次還是老婦人粗啞的嗓音，向她的媳婦或附近鄰居抱怨訴委的說著她的老伴，聲音激動氣憤，卻總是被老人的耳膜所阻擋，這些聲音通通反彈進我的窗裡。而老人低沉的辯解，卻又總是被妻子的聲浪所掩埋，夾雜著一併潑進我的窗。或許夜裡，就是這對夫妻，有各自的無奈，不知是誰睡不著，或太早醒來，什麼都不能做，就這樣靜靜聽著台語傷心或纏綿的情歌吧。

比起隔著一條防火巷，由窗口聽見矮房傳來的台語歌，或是老夫妻逃不離愛情的爭

吵，有時會更清晰的聽見隔壁女孩似乎正看著韓國綜藝節目，歡快且尖銳的笑聲，由窗口、由牆裡穿透過來。這棟房子的窗口一扇一扇被系統串連，它伸出它不可見的神經，連接著走道兩旁一格又一格被圈住的人們，連接著人們生活的脈動。即使是格子與格子間的水泥牆，也不是那麼篤實，它把人們間隔圈養，卻又讓人隱隱約約聽見隔壁活動的聲響，莫名的造成一種焦慮，我們看不見對方，卻知道對方正在活動，無論是衝動的也想讓對方知道自己也在家喔，拼命的也弄出聲響來，或者是煩躁的想抑止對方擾人神經的音量。隔壁女孩仍然歡快的語調，講著手機，和班上同學約著下午五點到哪家餐館吃飯，或者略帶煩惱的和父親交代自己的狀況，懊惱父親如何的不明白，要他去問問母親……一樓房裡收訊不好，講電話時只能站在窗邊，手機也只能放在窗子附近，否則很快的便會被世界遺忘，因為熟識的人無法打通這支電話，很可能後來人們就不再尋找你了，住在一樓的人都是站在窗邊，捕捉遠方的聲音，用力的將自己的聲音傳出去。

然而，不管怎樣，我的聲音就是傳不出去，是因為我使用的那家門號在此地的基地台較少嗎？我總是站在窗邊，拿著手機四處挪移，看著手機訊號勉強爬升至兩格時，趕緊打電話給 Y，或者其他遠方的朋友。但不是撥號中途，訊號又掉回一格因此中斷，便是話講到一半，雜訊侵入，接著是一大片的空白，這樣的空白在我講了一大串時，才突然驚覺對方呢？好似自言自語講得興奮或氣憤，而根本無人理會你，一陣難堪，雖然不會有其他人發現，但我仍擔心窗子會洩漏這件事，也許隔壁的女孩正在笑我；面對聲音的逃逸，對方的消失，更大的焦慮讓這片空白像是刻意的沉默，真的是收訊不好嗎？會不會對方趁著收訊不好，其實是不想回應吧？胡思亂想著，我在窗邊努力的「喂喂喂有聽到嗎」，一方面還要壓低聲音不要讓隔壁女孩或男孩聽見，一方面用力晃著拿手機的手，以為這樣就會訊號就會被我多晃出一格，再次的雜訊，正好聽見對方也說「你剛說什麼」或者「你有聽到嗎」，然後是我或對方的不耐煩，對於對話總是突然中止，或者得將話再說一次；面對這種狀況，Y 甚至要我搬家……雖然沒有和誰因為無法順利通話，而造成什麼誤會或大吵一架，但每日每日的通訊中斷，讓在這個房間裡說話，成為一件累人的事了，即使朋友向我抱怨不常聯絡，我也提不起勁站在窗邊和訊號格相互拔河了。

後來我就很少說話，靜靜地盤坐在椅子上，或者躺在床上，感受隔壁矮房內的老夫妻、住在一之一號的小孩們會在防火巷裡追逐、深夜野貓喵喵叫著人類不明所以的單調旋律，或是斜對面的廟宇因慶典上演著觀眾零星的布袋戲，這些聲音輕輕摳著我的窗，有時爆裂的擠進我的房裡，像是哪個肥碩的幽魂，仍無可避免以生前身型帶給他的困擾，磕磕絆絆穿過窗框；有時我會想住在二樓以上，有著大陽台，收訊較好的住戶們，他們聽見的又是怎樣的聲音？他們知道這棟樓裡系統的存在嗎？

隨著睡眠時間愈來愈晚，愈來愈靠近清晨，狗的尿騷味侵擾得我無法順利入睡時，躺在床上，我捕捉到有個別於之前聽到的各種聲音，細微的咕嚕咕嚕，向前蠕動的聲音，呈現有生命的液體狀態，似乎就是由水管中竄出後，隱藏在浴室牆面之中，有意識的在

隔開男孩與我房間的那堵水泥牆中，鰻魚般滑溜爬行而過，速度快而輕盈；我起床將耳朵貼在牆上，想明白它的行進路線，男孩房裡鴉雀無聲，今晚連和我一起失眠的狗都不叫了，然而我只是聽見不斷咕嚕咕嚕的聲音，躺回床上時，咕嚕咕嚕聲又從浴室移轉到窗外了，它在房間裡盤旋過後到窗外的水溝去了嗎？這個咕嚕咕嚕會不會就是系統的真面目呢？自水管竄出，漫淹過浴室地板，再由房間牆壁周折至房內的地板磁磚，最後向水溝奔流，環繞著這棟屋子，咕嚕咕嚕敲響還醒著的人的耳膜，彷彿一種催生咒，聲音與氣味的影子變得更多了，溼氣也更重了，即使花了一整個晚上將電風扇吹著浴室地板，卻總是殘留著一小溼一小溼的水漬，而睡醒後，雙腳踩在地板磁磚上，也覺得略帶濕黏，細看磁磚接縫，才發現有些略潮的水痕，該不會在我睡著後，鰻魚一般的系統又在這些接縫裡一條一條的走過吧，這些磁磚接縫是系統唯一浮出的管道，然而卻平常的讓人無法察覺，一經一緯在居住者的腳下打造一個堅固的牢？

甚至在我出門關上門之際，咕嚕咕嚕仍在響著，帶著這個回音，我早到教室了，隔壁教室的課卻尚未結束，一位外籍老師以英語和學生說著什麼，鬧哄哄的，偌大卻只有我的教室，放大了隔壁的聲響，使我不禁將耳朵貼在牆上，怯懦的敲了牆壁一下，是木板，然而咕嚕咕嚕聲卻又出現了，我驚覺是不是我無聊到將在房間裡的動作與習慣帶到教室來了，居然也擺脫不了房間外的各種聲音，甚至開始追逐起聲音來？外籍老師仍在隔壁說著什麼，同學們大笑著，我卻趕緊拉開耳朵與牆之間的距離，坐在位子上，身體卻漸次覺得疲憊起來，房間裡的聲音與氣味所化身的鬼影，玩堆疊遊戲上癮似的，我覺得它們偷偷跟著我出門，在這教室裏，又開始嬉鬧，上下左右聲音不斷衝擊著我的身體。此時我感受到系統的壯大，即使我離開那棟屋子後，它向鬼魂下達指令，無所阻礙的跟著我，跟著一寸寸拓展它的版圖，鬼魂們也恍若成爲系統的隱喻——一個巨大的寂寞，圈養著住在那棟屋裡的人們，它讓我們以自身的聲音與氣味相互餵養，但隔離我們，讓各種關於寂寞的想望迫使我们製造更大的聲響與濃烈的氣味，鬼魂愈來愈多，溼氣愈來愈重，然而系統卻也因此更加穩固，寂寞也更肥美了。

這樣夜裡無法入睡的日子也將近一年了，房東貼了新的公告，詢問住戶是否仍然續租，並說明下學期不歡迎養狗的住戶，看來狗的嚎叫聲與異樣的氣味被其他住戶檢舉了，隔壁的男孩不是帶著他的狗搬家，就是會替他的狗另找居處了吧。隔壁的狗要離開了，我卻被養在房間裡的椅子上，下不來，而夜晚也漸趨漫長了。